

心窗
片羽

仁者心动

□朱朱

跟女友一起去吃日料,坐在她新买的电动汽车上,超大的显示屏,启动迅速、驾驶平稳,透明的串珠在前窗摇曳晃动。她说刚买车时每天都有磕碰,即便是夜间停车,也会被别的车碰到。后来跟庙里的大师偶然遇到,劝说她买了串佛珠挂上,神奇得很,从此一路太平。女友在海外留学多年,很久没有接受过这种文化熏陶,一下变得虔诚许多。另一朋友说,这可能是心理因素,也或者是熟悉了新车的驾驶模式。

这种说不清缘由的事情很多。

很多年前认识一个对易经很着迷的朋友,他曾专门拜师学看风水,跟着师傅走过很多地方,听他细说曾遇到的自己也解释不了的现象,仿佛在听鬼故事。他推荐我们去看《八卦相数疗法》,教别人运用数字增强某方面的气场,跟五行差不多的原理,缺哪儿补哪儿。

因为身体不适曾到处寻医,西医瞧不出毛病,于是去找中医。有些老中医把完脉一声不吭,只管开药,复诊时也不问。这药吃了跟没吃一个样。一个年轻的中医话稍多些,只不过也只是多一句,而后就直视你的脸,久久不说话,仿佛刚才我的回复有水分。再后来就找到了现在一直联系的中医,除去他的医术确实更胜以外,他会根据病人最近的身体状况对生活习惯给一些建议,确实不听的,也不强劝。

坐在药房前等拿药的时候也会仔细把药方看一遍,在手机上一味味地查过去,感觉中药就像罗盘一样在改善身体的风水,周易有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,中药则讲究君臣佐使,又遵循阴阳应象,用药讲究顺应时令,虽说人定胜天,但人体依旧处于大自然中,与社会也紧密联结,周易与中药都是理顺的工具。也是神奇,自从认识了那个中医,缠绕多年的鼻炎、胃炎全都好了,从此全家都去找他开药,感冒也是如此。他一边开药一边聊天,熟悉了病人的职业和家庭情况、生活习性,仿佛进行了一场深度心理治疗,下笔开药必定是多了几分胜算的。

人一旦吃过苦,就会对神灵无比虔诚。去膜拜的人都心怀美好的愿望,希望健康平安,祈祷富裕进步。上个月陪朋友去庙里看书法,听大师聊起众生参拜的故事,大多拜过之后便能获得心灵的一种安宁,也符合能量、信息和态势三者共存的现代科学理论,也就是易经和佛经所说的精、气、神。宛如中药的治疗,内在的调和跟主观能动性缺一不可。

想起那个听讲法的两弟子争论,到底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,大师云:“乃仁者心动。”已经告诉我们意识之心的重要性。上周去参观一女友的新公司,3000平方米的办公室气派敞亮,问她有无找人看过风水,她说:“我就是风水。”想到她为人一向光明磊落,内心的自信就是强大的能量,依照数的指令自然能往存象的方向延展,事业也一定会蒸蒸日上。

烟柳如织
聿景

八十年代的春天

□毛文文

星星包围了村庄
小河里的彩虹架起小桥
田野里到处是牛羊
啃噬我们午睡梦里的绿地
池塘水的裙裾开满野花
我们在桃树下
不等花,只等桃子的长大

我们要胀裂的春天

我们为春天的到来
日渐羞愧。小河的冰化了
我喊过的桃花
在心底里纵横汹涌
兄弟们在麦地、油菜地、草籽地

一个也没走丢

谈吐间的坚定吞噬了贫穷
我们各自盘算,在等秋季的庄稼
丰收后到粮站换回
汗水浸湿的现金。邻村的姑娘说
她在等着和我逛街

紫琅
诗会

白河东岸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:

展信平安。一个多月不回信,当时以为足够糟糕的世界又添了不少新事,真让人不知该作何评论,而时间的长河照常向前流去。我近来的大事就是搬家,这比想象中更花力气,如果从打包开始算,已足足忙了半个月。好在许多事情虽然繁琐,但总有解决的方法。日本独居的人很多,有许多付费服务都是针对独居用户,或特别针对单身女性用户。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广告:“一个人搬家感到头疼的时候,请找我们!单身女性也可以信赖的安心服务。”新居离旧居不远,在白川东岸、哲学之道以西,是我熟悉的区域。但搬过去之后一切还是得重新学习——垃圾回收在何时何地,附近有什么超市,公交站在何处。你看,只是如此近距离的搬迁,已经让我百般踌躇。

三月初搬来,上架书籍花了一周时间。觉得太累时,就网购一种植物作为安慰。目前已种下柠檬、樱桃、石榴、山绣球、山芍药等等,光是罗列名字就足够喜悦。这两天樱桃树开花了,惹我不时去院中端详。还想买一株牡丹——记得你的造园计划里也有它,不过狭窄的小院已没有多少空间,或许可以试试盆栽。

这两日终于陆续备齐家具,如碗柜、卧具之类的大型物件都在无印良品购买,因为他们有付费上门服务,否则我一个人绝对应付不了。书桌有点难办,店里常见的尺寸都很小,似乎是少年儿童专用。又或是办公室常见的那种傻大类型,配着抽屉、柜子,实在不美。日本居室面积不大,大桌子不常见。以前读三浦紫苑的随笔,她有一部以林业为背景的小说《哪啊哪啊神去村》,曾去采访三重县尾鹫

市的林业工作者,并得到了他们赠送的一张扁柏(桧)木桌:

静静抚摸柏木桌。有时感觉凉凉的,好像要把手吸过去似的;有时感觉温暖又光滑。镌刻的年轮微微泛着粉色,没有一个是相同的,都是天然的样子。曾经在山中经历风雨而成长的树木,做成桌子后,依然对湿度、温度有反应,悄悄地一直呼吸着的木头。种植这株扁柏的人,或许已不在这世上。培植这株树木要花那么多时间。而多亏了在山中工作的那么多人的照顾,种下后经历了几十年,它变成了桌子,来到了我跟前。

她的这张桌子应该是整块板材做成,日语叫“无垢材”,扁柏是日本非常受欢迎的建筑、家具木材,有令人沉静香气,只是硬度稍不足,所以三浦后文说自己在桌上留下了写字的痕迹。我对这段文字印象很深,因而也想买一张“无垢材”做成的桌子。网上找了很久,发现一家价格很合适的店铺,样式也简洁,整块木材加铁制桌脚,但得自己组装。快递寄来了巨大的包裹,说明书讲“务必三人以上同时操作,切忌一人行动”。我只有默念“独立女性无所不能”,穷尽巧力蛮力,折腾一个多钟头,此刻总算能够坐在这宽阔的大桌前给你回信。下次你和璐姊来时,就可以在这张桌子上翻书了。不过我没有买到扁柏,因为网店没有合适的尺寸,最后选了硬度较高的进口橡木。日本如今的木材自给率大约在35%,此外都靠进口。最大的原木进口国是美国、加拿大,从中国主要进口合成板材,碎木料则主要从越南进口——这些知识是最近买桌子才学到。日本林业从业者严重不足,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振兴林业来恢复山村的

生机、拉动经济。可见《哪啊哪啊神去村》是紧贴时事的作品,也拍了电影,不知你有没有看过,那时日本电影还没有现在这么坏。

从前住在北白川附近,如今搬到白川以东,或许可自署“白河东岸”。日文中“白河”也写作“白川”,京都之外还有不少地方的河流叫这个名字。白川发源于比叡山以南、志贺越的山中村,汇集东山如意岳、白川山的溪水,一路蜿蜒南下。比叡山中多产花岗岩,是自古有名的石材,溪水里留下崩落的碎石,经年累月,形成洁白的细砂,因有此名。白川清浅,无法行船,人们寻常谈及“白川”或“白河”,更多指河流沿岸的区域。日文中有俗语“白河夜船”,亦写作“白川夜船”,说古时有人假装自己去过都城,旁人问,白川那边怎么样?此人以为白川是条大河,遂答夜晚乘船路过,熟睡不知风景如何,由此暴露自己并没有去过京都。后来这个词便用来形容不懂装懂,又或指沉酣大睡。吉本芭娜娜写过小说《白河夜船》,情节早已模糊,只记得缥缈惆怅的气息。这些年一直生活在作为地名的白川一带,如今又住在作为河流的白川岸边,它于我而言,的确是可以行船的大河了。

这次搬家,收拾出大量囤积的信笺与明信片,很想用掉。但近来邮路似乎格外不畅,上周用EMS给从周寄文件,九天过后仍无动静。此地老一辈学者、作家喜欢写明信片,就如发短信一样频繁,也是因为收寄可靠,轻易不会浮沉。你放在我这里的资料,看来还是再等一阵寄出为妥。夜已深,先写到这里,盼多来信,祝一切都好。

松如
壬寅春分